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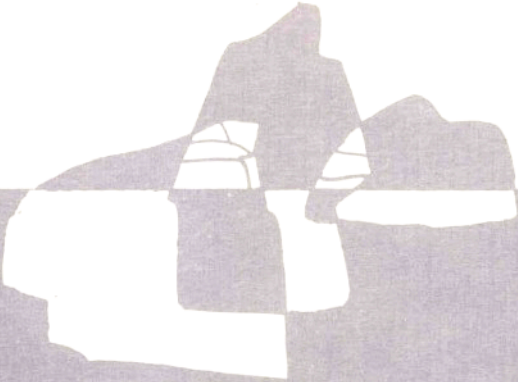


烏蘇里江邊的

冷冶夫 著

日本女人



- 
- 牧牛人
 - 多颜色的人
 - 时代潮流军人
 - 乌苏里江边的日本女人
 - 大人写小人
 - 同是边关戎马人
 - 写人的觉醒



目 录

- 1 乌苏里江边的日本女人
- 109 尖刀上的刀尖
- 184 后发制人

乌苏里江边的日本女人

1. 乌苏里江早晨的全景

空廓、幽秘的峡谷中；奔出一条浩荡的大江。

天色熹微。几朵灰色的云团盖在乌苏里江的上空。

〔字幕〕1945年8月

2. 江边

江浪细碎的响声。

沙滩上，一双穿着木屐的脚在快速地奔跑。

3. 山坳

那个穿着木屐的日本女人板田千厚子（时年20岁），跌跌撞撞，拨开树丛，霎时，露出一双惊恐的眼睛。

绿荫掩映下，几名随军妓女在翩翩起舞。

一群日本军官坐在她们身边。

野宴正酣。四周乱扔着罐头、酒瓶。一些人拄着军刀合着节拍。

（三味线前奏）

红叶桥畔，长袖轻舞，
频频传情，愿君欢乐。

——谣曲《红叶桥》

随军妓女有的木然，有的张惶，有的偷偷擦了一下眼泪。

军官们不满了。

“停下来，别跳啦！让人恶心，应该笑哇！”

“对，对，尽忠天皇应该笑哇，重新跳，跳点儿有趣高兴的……”

这些人借着酒兴，发出一阵阵临死前惨人的笑声。

随军妓女互相呆望，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蹲在一角的林子站了起来。她向乐师示意了一下。

热情欢快的曲调响起，林子步入军官中间，她撩起底襟，挑逗性地扭起腰肢。

气氛开始活跃。掌声，喝彩声中，另外几个随军妓女也发狂地跟着使劲跳起来，显露出一条条细嫩洁白的大腿。

嚎叫声，哄笑声充塞山林。

突然，一名军官少佐忽吼一声：“林子！”

丛林中的千厚子禁不住一下把嘴捂住。

歌声戛然而止。林子满含深情地望向少佐。少佐抱住林子。林子失声痛哭。

军官们唱起低沉的军歌，纷纷拔出军刀。随军妓女举起毒酒。

一名军官抱起一个三岁小孩狠命地亲着，然后把一瓶毒酒塞到小孩嘴边。

一双小胖手捧住酒瓶喝着。几名妓女同时上前愈抢下孩子嘴边的酒瓶，被军官用拔出的战刀挡住。军官发出可怖的笑声。

少佐搂着林子，坐在草地上。他把毒酒送到林子的唇边，一滴滴灌进，林子泪流满面定睛仰望着少佐。

随后，少佐跪起，拔出军刀，剖腹自杀。

丛林中的千厚子几乎瘫软在一棵白桦树下。当她再抬眼时，山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千厚子返身开始奔跑。

〔字幕〕乌苏里江边的日本女人

4. 江边

乌苏里江象一条巨蟒横在眼前。

沙滩上，一双赤脚在艰难地跋涉。千厚子衣服被树枝刮得零乱不堪，头发披散着，茫然地一步步走向大江。

江水没过划着血道的双脚。

江水漫过裸露的膝盖。千厚子一歪斜，又站住，无望地瞅了瞅江水，又继续往前走着。

江水淹到她露着半个乳房的胸际。

5. 江边山崖

“救人呐——有人跳江啦——”

砍柴老人松胡子放下手中的斧子，双手圈在嘴边，高声呼喊。

两岸峡谷荡起回音。

6. 江中

一叶桦皮船从上游迅速划向千厚子。船上，一位强壮的青年渔民（时年25岁）穿着鱼皮衣一边拚命挥桨，一边焦急地望着走向江心的千厚子。

这时，江水已没过千厚子丰腴的肩胛，她突然滑倒，坠入江里，江面泛起几团水泡。

赶到的青年渔民纵身跳进乌苏里江。

7. 江边

青年渔民抱着千厚子从江水中走上岸边沙滩。

两人身上的水珠接连滴进江里。

他把千厚子放在沙滩上，仔细一看，发现女的穿着和服，愣住了。

松胡子腰里别着斧子，赶来了。

松胡子：“混种，你还愣着干啥？”

青年渔民：“……大爹，她是日本人……”

松胡子照青年渔民腿上踢了一脚。

松胡子：“嗨，快救人嘛！”

青年渔民急忙上前，松胡子把千厚子扶到他的背上。

一双渔民的大脚深深陷进沙滩，千厚子两只纤细的脚在渔民腿后悠荡着。

松胡子目送他们走出沙滩。

8. 渔民草屋内

千厚子躺在炕上昏睡不醒。

屋内，油灯一闪一闪。

青年渔民姜山在外间忙乎着。他抱来一捆干柴，坐在灶旁，不断往灶口续着柴禾。

父亲蹲在墙角，巴嗒巴嗒抽着旱烟。

父亲：“真怪，这事真怪，这个日本娘们儿真怪。”

姜山不耐烦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继续唠叨：“那么个岁数，那么俊气，寻死，嗨！她从日本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姜山不愿听，索性站起，到门口又抱来一捆干柴。

父亲：“你不要把炕烧得太热了，小心把她

烫着。”（又自言自语）“……我寻思呀，她的男人一定死了，昨晚西山口要塞枪炮声响了一宿，大鼻子过江，她回不去了。也好，就落在这……”

姜山：“……爹，你说啥，咱家可不养日本女人。”

父亲愤愤地磕磕烟袋杆。

父亲：“哼，日本女人，中国女人，都是女人！”

姜山站起往外走。

姜山：“我不要听你叨叨个没完。”

父亲：“哪去？”

姜山：“下屋睡觉去。”

父亲：“下屋我睡，没你地方！”

姜山：“爹！”

父亲：“你就睡在原来炕上，照看着。”

父亲把一床破被铺在千厚子身边。随后，走出去把门锁住。

父亲（画外音）：“今后，她就是咱们家的人啦！”

姜山：“爹！你！”

灶口的火光忽忽燃着，映着姜山沉闷的脸膛。

油灯忽忽闪着，映着千厚子苍白的脸颊。

9. 下屋内

窗外传来蛙鸣。

父亲躺在一堆干草上，发出均匀的鼾声。

乌苏里江夜景

静静奔流的江水。两岸逶迤山岭的暗影。月光下，苍茫远去的云团。

10. 乌苏里江夜景

静静奔流的江水。两岸逶迤山岭的暗影。月光下，苍茫远去的云团。

11. 渔民草屋内

千厚子痛苦地翻着身。她嘴角啜嚅，轻声呻吟着。

姜山慌忙跑到她头前看了看，于是端来一碗热鱼汤。

千厚子支撑身体坐起，惊奇地环视一下暗淡的草屋，目光停在身边的被子上。当她看到走近的姜山，顿时瞪大那双惊恐的眼睛。

千厚子：“啊——”

姜山不敢走近。

姜山：“鱼汤，喝鱼汤。”

千厚子焦渴地咽了一下唾液，朝姜山望了片刻，两只手战战兢兢把碗接了过来。

千厚子大口大口喝起鱼汤。

姜山默默收起千厚子身旁的被子。

油灯在闪。

灶旁的火苗在闪。

12. 江边山崖

斧砍树木的响声。

正午的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松胡子古铜色的脸上。

满地斑驳的树影。姜山的父亲循着砍柴声爬上山崖。

姜山父亲：“哎——松胡子！”

松胡子正把一棵树砍倒。他轻扶着往下放。

松胡子：“顺山倒哩——”

放倒的树干激起山中一片轰鸣，惊飞了一群鸣叫啼转的山雀。

姜山父亲躲闪着，攀上山崖。

姜山父亲：“胡子，你花甲之年，还力大无比，快成仙啦！”

松胡子有一绺银白的胡须。他捋了捋。

松胡子：“姜老弟，俗话说，人过六十走如飞，独居深山头莫回哟！”

两人相离不远不近地坐在树林里。松胡子拾起树桩旁放的一个葫芦，仰头喝里面的水。姜山父亲巴嗒巴嗒抽起烟袋锅。

姜山父亲：“俗话说归俗话说，可总是应说

媳妇的呀。……嗨，可这年月，怎么总见秃小子，不见丫头，说个媳妇赶上娶天仙啦。……嗨，话说回来，人有钱这个通天神的，老子小子哪个还不找个三个四个老婆的！……嗨，我就一个大山，穷到光腚，也不能绝后。唉。……”

松胡子：“你跑到山崖跟我叨叨绝后，是——是有什么喜事让我喝酒？”

姜山父亲：“酒肯定有你喝的，只是想让你撮合撮合，明媒正娶，说出来也不燎耳根子呀。……这个嘛，你也知道，昨个你让大山救的那个日本小娘们儿，嗨，我看怪不错的。——”

松胡子又扬起葫芦喝了一口水。

松胡子：“——我看老弟，你别打歪主意了，人家是日本国女人。”

姜山父亲：“日本女人，中国女人，不都是下孩子的嘛！……嗨，这年月，她想回也回不去，除非老天给她生一双翅膀。鱼游到哪都可以配对，树种在哪，就在哪发芽嘛！”

松胡子：“你想媳妇想疯了吧，太阳底下在林子里作梦别碰上山神熊瞎子！”

姜山父亲继续巴嗒巴嗒抽烟。

姜山父亲：“啧啧，你说到哪条水流去了。嗨，这年月，收留她，枕头旁边有个男人，就是她的福气。”

松胡子：“人家不会干的。”

姜山父亲：“嗨，这年月，胳膊拧不过大腿，小鸡挣不出笼子呀！”

姜山父亲凑到松胡子身边，小声耳语几句。

松胡子连连摆手：“我可不去，我可不去。”

姜山父亲悻悻走下山崖，回头瞅瞅传来斧砍树木响声的方向，自言自语道：“你绝后去吧，哼！”

13. 渔民草屋门外

姜山收拾着鱼网。松胡子走来。

松胡子：“她怎么样了？”

姜山：“已经起来了。大爹，你不领，我可要把她撵走了。”

松胡子：“混种！”

14. 渔民草屋内

千厚子端坐炕上。一个慈祥的老人走了进来。

两人对视片刻，仿佛在用心交谈。

千厚子悲伤，凄苦，砍柴老人感叹地捋着银白的胡须。

砍柴老人指指窗外干活的姜山。

砍柴老人：“孩子，嫁给这个小伙子吧！”

千厚子睁大痴疑的眼睛，不懂。极力分辨，想弄清老人的语意。

砍柴老人伸出两个食指，一个指着千厚子，一个指着窗外的姜山，然后将两个食指合在一起。

顿时，千厚子明白了，她把上身扭到一侧，泪，顺着脸颊无声地往下流……

15. 回忆——奈良市街景。

〔字幕〕1942年

一群被战争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女学生卷进马路的一端，她们争相喊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小旗。

“参加开拓团！”

“参加开拓团！”

路边，站着一个俊秀的姑娘。她观望了一会，一声不响地拐进一条小街。

“哎——千厚子！”

忽然，她身后有个熟悉的尖嗓音在喊她，转身一看，原来是她的同窗好友林子。

林子白皙的脸颊泛着红晕，拽着千厚子的手，兴奋地蹦跳着。

林子：“看，多热闹的场面啊，千厚子，我们一块参加开拓团吧！”

千厚子为难地：“我……我有些害怕……”

林子：“你怕什么呀？”

千厚子：“我害怕看见流血，特别是听到伤员的喊叫！”

林子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

林子：“害怕战争？格格格……死神不会对着日本女人的。伤员是天皇的勇士呀！”她无限向往地：“啊，我作梦都梦见到中苏边境上。森林、大江和冬日里的白雪，多吸引人呀！千厚子，我说啥也要让你和我一块去！”

千厚子仍嗫嚅地：“我真怀念咱们在一块儿学习的时候，让我……”

林子：“你不要再犹豫了，野岛也去，今晚在我家聚会。”

千厚子重复道：“——野岛也去。”

千厚子忐忑不安地点点头，与林子分手了。

林子望着千厚子隐入小街深处。

16. 回忆——学校门口

几人女学生在低声议论。她们看见千厚子走来，都变得神色严峻。

千厚子：“出什么事啦？”

一个胖胖的女生忍不住地：“中川一郎在中国阵亡了。”

千厚子面容僵呆，唇角不住颤抖。

千厚子：“……中川一郎……不会的，他学习成绩那么好……不会死……”

千厚子眼眶里涌出大滴泪珠，返身沿街道跑去。

从学校门走出的林子见此情景，在后紧紧追赶。

林子高喊：“千厚子，你等等我！千厚子，你快站下来——”

在一处铁路交叉口的木栏杆前，千厚子止住脚步，回身望向林子。林子跑到跟前时，千厚子搂住林子。

一列军列风驰电掣地在她们面前驶过。

林子：“你不要太难过了，千厚子，我们应该为他效忠天皇高兴！”

千厚子：“罪恶的战争，谁发动的？应该绞死他——”

林子：“小声点。”

千厚子：“开拓团，我不想参加了。”

林子：“你说什么？”

千厚子：“你陪我走走好吗？”

两个年轻的姑娘沿着马路毫无目的地走着。身边，走过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

17. 回忆——千厚子家

傍晚，古琴幽幽。

千厚子的父亲板田哲夫正在弹琴。门拉开，千厚子忧郁地走进家。

千厚子：“爸爸，你今晚没去医院看病人？”

琴声中断。

板田哲夫：“千厚子，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凡年满十七岁的年轻女学生不报名参加开拓团，将以不忠于天皇论处。”

千厚子惊愕得睁大双眼。

千厚子重又走出门外。

板田哲夫：“你要上哪去？”

千厚子：“爸爸，我去会林子！”

千厚子跑了。身后又传出幽幽的古琴声。

18. 回忆——林子家

千厚子急促地敲门。

林子嘴里吃着橘子跑出：“哪位？”

千厚子：“林子，是我，千厚子！”

林子急忙把门拉开。她见千厚子惊惶的神态，吓得拉过她的手。

林子：“天哪，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吧？”

千厚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林子，我，准备报名。”

林子吃惊地：“参加开拓团？”

千厚子点点头。林子又发出快乐的笑声。

“快进屋，同学们正在聚会。”

俩人向屋内走去。林子边走边欢快地说：“我早就想到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去中国的。——你知道吗？我们这批明早就要出发了。乘大轮船，先尝尝渡海的滋味……”